

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

□王社珍

上周，接到大学同学大李要结婚的消息。大李与高冷班花谷兰苦恋三年无果，又蹉跎三年，二十八岁的大李终于站到了婚姻门口，若在大城市这般年龄许还是抢手货，但在大李家乡的县城里，大李已是让人腹诽的超大龄剩男。在为大李欣喜的同时，收到一震掉下巴的消息：谷兰做伴娘！惊得我一个“啊”字出口，半天没合上嘴。

谷兰与大李相恋始于大四，也许命中该有这一劫，同班三年都没感觉，眼看要毕业了忽然来电了。紧锣密鼓轰轰烈烈展开恋爱态势不到一年，毕业在即，两人相约“你等我”之后，各自背起行囊回了家乡。

大李是独子，其父在家乡县城也是蛮有影响力的人物，大李一毕业，父亲就把工作给安排好了。大李不干，要去省城发展。大李父亲决绝地说：“你是咱家三代独苗，好好在家待着，不许到外地去，谷兰可以过来，我给她安排工作。”谷兰是省会城市一中产家庭的独女，家庭条件优渥，父母拒绝女儿去“乡下”受罪，说如果大李来省城发展，车子、房子等一切由谷兰父母提供。

僵持来僵持去，揉搓来揉搓去，一

晃几年，最终结果只能各走阳关道。大李与谷兰约定：“如果我结婚在前，你要做我伴娘，如果你结婚在前，我要做你伴郎。”虽然婚礼上的那人不自已，也要见证和参与彼此的婚礼，送上祝福。

大李在决定结婚之后，第一个电话打给谷兰：“你还会做我伴娘吗？”对方沉默之后：“我会。”

婚礼上，谷兰的优雅高贵，简直要压倒新娘，新郎大李的帅气让大家以为他俩才是绝配。看着婚礼上他们溢满欢笑的脸，我心里蛮不是滋味，真想变成小虫钻他们心里，瞧瞧他们心里藏的那点小心思。

大李能主动邀请，谷兰能接受邀请，估计两人已把“感情风险”评估精准，内心都是极强大的，特别是谷兰，站在前男友的婚礼上，新娘却不是自己，小心脏何等强悍，心胸又是何等宽广。以我狭隘的眼光来猜想，此时他们表面的平静下，内心一定是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。

但我佩服谷兰的勇气，女人中能如此大气的真不多。看来谷兰是“修行”到家了，一段感情由于种种原因，过去就过去了，不抱怨什么，彼此也

不怨恨谁，既然不能牵手，那就直面惨淡的眼前，互不相憎，爱情不成友情仍在，彼此祝福“只要你过得好”，多好！

参加完大李婚礼三天后，闺蜜悄悄告诉我，她的前任男友要结婚了。我张口来一句：“好啊，你的心也不用吊着了。”接着，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说不定他邀请你参加婚礼呢，你俩是发小，通知你，你就去。”不想，闺蜜双眼瞪成大牛眼，之后竟扑哧笑了：“你有病啊，如果我去，就是我有病。”闺蜜一边瞧着自己的红指甲，一边悠悠地说：“我去干吗？看人家秀恩爱，这不明摆着自找难堪加难受。我想，他不会邀请我，他不会让我身处尴尬之地，相处那么长时间，这点我还是了解的，两人都落个清净，挺好。”我小心地问：“咱说如果，如果他邀请你，你去吗？”闺蜜轻轻地说：“不去，这个如果不存在，人家结婚与我有什么相干呢。”也对，不去。不去装强大，也不去叹息，过去就过去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多好！

谷兰的勇气，闺蜜的远避，都是适合自己的结局，同时，也是为自己开启新生活消除了感情羁绊。

城

□浮芷瑛

旅行对我而言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

那仅仅是一种习惯。每当结束一段繁忙的时光，心底总有个声音告诉自己：去别的城市转转吧。于是就收拾行囊，踏上旅程，追一缕晨曦或是看一次日出。

有人说“旅游不过是从你待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。”

一座城，或承载着凝重的历史，或融着都市快节奏的骨血。我们每个小小的人，组成了一座城。每个小小的梦想，点亮了这座城的灵魂。

只是旅行，何必去纠结什么意义。

人生不过就是一场旅行，在你思考人生意义的同时，他人依旧在前行。有的时候，不去刻意在乎，反倒还了一份宁静。因为能参透自己，那便是一种幸福。

若非要问为什么要旅行，我会说，只是想放松罢了。在一个拥挤的空间里太久了，一成不变的生活让人心生厌烦。说到底，有些逃避的意味。逃避枯燥，寻求新鲜刺激，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得上是理所当然。

旅行，去到另一座城，去看看别人的梦想，去瞧瞧那座城的灵魂。

嗅一丝从未闻过的花香，让那城的清风拂面过。见证那城沧桑的历史，沉迷在那城如醉的浮华。无论是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，或是“四面荷花三面柳”，抑或是晓风残月，都是那城独有的点缀。走在那城的路上，感受那城每一次有力的心跳。

很喜欢旅游卫视的一句广告词：“身未动，心已远。”

很多人无法去远方旅行，无法背着单反去记录另一座城的“呼吸”，或许有些遗憾，但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让心灵去旅行，才是旅行的真谛。让心灵撕破牢笼的禁锢，向碧海蓝天飞去……

另一个城中，还有许许多多和你一样的人，他们或是挑灯夜战的学生，或是工地里汗流浃背的泥瓦工，或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小白领，或是成功闪耀的企业高管……或许他们与你一样，都渴望给心灵放一次假，都渴望给心灵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正因为他们，赋予这座城灵魂。

或者说，因为我们。

旅行，不过是在走走停停间，寻找半梦半醒的浮华。

旅行，也仅仅只是场旅行。

“The best to do when entering unknown territory is smile.”（踏入未知地带最好的对策是微笑）

兜兜转转，我们依旧在城中。



朋友圈里的光棍

□鲍海英

我每天都会十分关注手机微信，尤其是朋友圈里的那些年过三十，至今仍是光棍的男女，他们的一举一动，都成了我每天关注的焦点。

动态最多的，当是34岁的刘小曼。通常一个月内，她不是这周去新疆旅游，就是下周去广州听音乐会，而且她每到一个地方，必做的功课就是，将每天的活动情形拍成照片，上传到微信，她的生活内容，既活色生香，又满满当当。

这样一个忙人，我们几个同学每次聚会，刘小曼通常是很难邀约的，她不是说不在本地，就说今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但也有例外。有一次，她在新疆旅行，我们几个死党决定一定要把她邀约到场。可要把她从外地邀约回来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大家想了半天，终于想出了一计。那天她从电话中得知，我们是有意请她回来相亲，有两个不错的光棍男，一起等她回来喝咖啡，于是她真的提前结束旅行，第二天就飞了回来。可见她嘴上说不急，其实她是真的急不可耐了。作为一个34岁的女人，早已冲进

围城生儿女的我们，自然对她的情感生活格外关注。可越关注越发觉，她和我们这些已婚女人的圈子，越来越远。虽然每天可以通过微信知道她的动态，但那种感觉，似乎是我们呼吸的空气，虽然能够感觉到她在哪儿，但是却抓不住她。平心而论，刘小曼还是一个美人，她大学一毕业，就开公司，对所有事物，都有独到的见解，还是在她27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她介绍过几个对象，可谈着谈着，都崩了……

眼看年龄越来越大，她已无心整天忙公司的业务，总是不停地旅行、听音乐会。其实，参加此类活动，确实会增加艳遇的机会，这些地方也确实好男人出没的场合。可遇到的这些男人，虽然对她的美貌较为满意，但随着交往深入，这些男人却受不了她的主见，都一个接一个逃之夭夭了！所以尽管刘小曼整天忙着追逐她的爱情，却依然孤身一人。可这种局面，一时又怎能改变呢？每次见到她，我们几个朋友都为帮不上忙而暗自神伤。

在我的朋友圈里，同样活跃着另一位光棍男，他叫李智，今年35岁。在一家银行上班，追逐他的女孩子都排成了队！他经常会在留言里对女孩子评论一番，但他从不暴露女方的姓名。从他的微信留言看，基本上是上任女友太漂亮了，这不行；要么就是眼前这个女友，太文静了，性格难合；还有就是，张阿姨介绍的美眉，太矫情了，受不了，如此等等。

所以与刘小曼一样，尽管李智也在马不停蹄地相亲、约会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未闲着，可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另一半。在微信里，我发消息给他，说今年光棍节又要到了，劝他不要再挑剔，当心把自己挑成光棍汉，可他回答我说：“不急啊，我虚岁才35岁，再挑挑吧，离40岁还远着呢！”

像刘小曼和李智一样，我朋友圈里，这样的“光棍”还有好几位，虽然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但套用托尔斯泰那句名言：“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，不幸打着光棍的人，他们的情形各有各的不同。”



投稿方式

平顶山新闻网 —— 鹰城网事

或投至 ycb2013@qq.com